



品高方显中正和融

——忆大哥刘显中
□刘怡



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姐姐老大，我老小。中间三个哥哥，刘显中排行老大，我们亲切地称他“大哥”。

大哥比我大10岁。记得我上幼儿园时，他已经在父亲所在的“敬儒中学”（现南通市二中）读高中，父子俩每周乘公交或搭便车回来一次。大哥有时步行回来，母亲心疼，给几毛钱让他乘车回校，他舍不得用，把钱积攒下来买学习资料或画画用品。

大哥从小品学兼优，对军人情有独钟，一心渴望早日穿上军装。为表报国之志，自己将名字里的“宗”改成了“中”。一次部队来通“招飞”，大哥毅然报名体检，因鼻梁稍有不正未被录取。他初心不改，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事后，我们才知道，当年哈军工首次在全国高中生中招收学员，录取分数线高于清华大学。大哥所学的是导弹工程系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六年大学生活，他有幸与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员同窗，还结识了部分开国元勋的子弟，学业友情收获满满。大哥回来从来从不向家人谈及学业情况，就连父亲问及，也不说一个字。父亲说大哥的保密意识已经渗透到骨髓里了。大哥回来时习惯带一本英语记录本和绘画速写本。在我们的印象里，那密密麻麻写着英语的记录本与我们无缘，而那本绘画速写本，成了我们姊妹几个最爱的读本。

大哥每次回来，与我们亲热无比，亲切交流，时而也向我们提要求、立规矩，是

我们心目中的“小大人”。

1965年，大哥大学毕业，满心憧憬着去科研单位投身科研项目的研究开发。时任哈军工学院院长兼政委的陈唐大将决定从毕业生中选拔品学兼优生留在学校，培养懂专业的内行干部。大哥被领导选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奈地告别专业，先后担任导弹工程系青年干事、学员队长、学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航天学副主任和自动控制系统政委。他在业务上广泛涉猎，除了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把视角拓展到社会文化领域，精耕细作，打造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员。

大哥自信而不自负。每一次的教学内容，他都自己备课；每一次的形势报告，从不用秘书，自己伏案到深夜，第二天作报告全程脱稿。大哥时刻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融入工作中，言传身教，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拉练步行近百公里，大哥从不掉队。教官回来可以乘教练车，可大哥从来不上车。学员称赞大哥是“我们的好队长”。

哈军工学员都是国家的栋梁。大哥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每年春节，大哥家犹如学员的俱乐部和食堂，欢声笑语里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大哥还经常和教员探望困难员工，用政委的形象传递爱的温暖。大哥的工作得到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充分肯定，连连获奖晋级。

大哥所在几个系的学员，现在有的在

导弹科研单位担任要职，有的在导弹发射基地担任总设计师、总指挥。看着一批又一批学员成为我国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大哥心里无比兴奋。大哥也多次被邀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摩。

大哥从小喜欢画画，特别擅长版画和中国画。作品入选全国、全军和国际美展，曾荣获艺术领域“五个一”名家工程奖；“共和国1949—2009文化艺术最高艺术荣誉奖”；“上海世博中国著名书画家精品邀请展”金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书画大师”，作品分别被辑入《中国书画名家大典》等辞书。退休后，他依旧坚持为公益活动出谋划策、奉献作品。

大哥时常告诫我们：“成功之路没有捷径可走。”大哥任教期间，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和大哥常有书信来往。回想所有的交流，其中中心就是要求我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务实的工作能力。大哥不断提醒我，要设身处地为群众多想多做。大哥如良师益友，让我受益匪浅。

大哥不忘亲情，孝敬父母，尊重长辈。记得他每次探亲回来，第一时间就递给母亲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他平时节省下来的生活津贴。探亲假时间不长，他首先安排拜访的是老一辈亲属，其次才是朋友和同学。母亲病重期间，他千里迢迢赶回来，白天黑夜陪护着母亲。

20世纪70年代，因战备需要，哈军工从哈尔滨内迁长沙，改名为“国防科技大学”。本以为长沙靠家近了，和大哥见面机会会增加，可大哥大嫂忙于工作，多次

寻常巷陌 地铁里哭泣的男人

□丁晓梅

平时短途出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乘地铁。上下班时间段，地铁里大多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身处那个环境里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裹挟着加快步伐。

一天早间去上海南站，地铁车厢里比肩接踵，我幸运地找到一个座位。无论站着坐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低头刷着手机，我却喜欢静静欣赏这挤挤挨挨世界里的众生相。视线穿过中间站着人的侧背，正前方是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搁在腿上，低着头，单手掩嘴托腮，神态疲惫。几分钟后男人又把撑在包上的双手护着脸，似乎想闭眼小憩，此时我却看到有泪水从指间溢出。他一边用手悄悄抹着眼泪，一边缓缓摩挲着脸颊，极力掩饰着悲伤的表情。为避免难堪，我把视线移往别处。少顷，当他慢慢抬起头时，目光尴尬相遇。我也不再回避，而是迎着他眼神，嘴角微微上扬，报以一个善意的微笑。驶过两站，桂林路站到了，他起身离座，意外地见他对我做微点头后走出车厢，转眼消失在人流里。我内心一阵莫名的欣慰，或许他读懂了我的言外之意：一切都会过去的。

生活不易，中年人身上，都背负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事业无所建树时，便有“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的惶惑与无奈。身处幽深叵测的人际关系里，难免生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感叹。遭遇挫折而无处诉说时，满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的孤独与凄清。他们需要竭尽全力为生存、为责任打拼，常常因力所不逮而身心俱疲。但中年人不再是敏感脆弱的玻璃心，早已被粗粝的生活打磨得坚切皮实。不是人生遭遇巨大的打击和变故，一般不会轻易掉泪。地铁里哭泣的男人，或者是亲人染病，或许是谋生异常艰难，他一定是有着痛到深处的悲凉。

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每个人都曾有过独自流泪的不堪。在一个个把人几乎碾碎的苦难面前，有的战胜了厄运，重获新生，有的却被厄运吞噬，再无生机。入夜，火车站广场边一个农民工，蜷缩在风雪中啃着冷硬的馒头等晚活，他身系一家老小生计，馒头和着辛酸的泪水一起吞咽，旁边小店里有个人给他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地铁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父亲嗫嚅地向身边乘客要一口吃的，只因带着患重病的儿子辗转于各大医院看病，已身无分文，许多乘客热情地送上门水果、面包和现金。我也曾因生活猝然而至的变故，在公交车上崩溃到流泪，身边一位古稀老人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她递给我一个慈爱的眼神。那一刻，我内心被温柔以待的温暖，悲恸欲绝的情绪得到些许平复。

世界赠给你悲伤与凄凉，也赠予你善良和情谊。

人生百态，各有各的苦。我无法得知地铁里哭泣的男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但从他离开时的神情里我读到了坚强。人生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即便万箭穿心的日子，也要勇敢面对。在这个难避痛苦的人世间，同情与关爱更是可贵的人性之光，每个人心中都该保持这份光，或许有人也能借着你的这份光走出黑暗。



画中游 许聪摄

把梦从樟木箱里放出来

□华明玥

18个月前，闺蜜阿慧的父亲结束了与病魔的拔河。他过世后，母亲一直泪水涟涟，一时间失去了生活动力与寄托。

阿慧的父亲比母亲大四岁，学历高，工作好，见识广，又爱操心，家里的豆浆机、破壁机、挂烫机、养生壶、焖烧杯，还有扫地拖地机器人，都是父亲买回来的。网购的小家电从快递点驮回来，他会看说明书，会把所有的功能都搞清楚，再言简意赅地教会母亲。

他在世时，抽排油烟机的内部需要清洁，滚筒洗衣机要换一个新胶圈，这些事都归父亲管，为此，他配备了一整套的趁手工具。如今，每当看见家里需要小修小补，女婿打开老丈人的工具箱，一脸茫然无措；或者看到父亲在家中开关上贴的不干胶，上面以认真遒劲的笔迹写着“随手拔插头”的叮嘱，母亲都会莫名地流下泪来。

今年夏天，阿慧觉得，不能任由母亲在追忆中沉沦下去，她特地请了年假，死活要带妈妈去南方走走。老妈先说：“不去，不去，我每天要去你爸爸的坟上献花，我走了，每天谁来陪他说话……”

见老妈依旧踌躇不定，阿慧便吓唬她说：“昆明的民宿已经定好了，现在打电话去退房，最多能还你20%的钱。”

这句话仿佛打在了老妈的七寸上，在老一辈眼里，白花钱是最不可恕的事情。

这段旅程，是阿慧婚后与母亲朝夕相处最长的时间。

阿慧查攻略，定行程，订车票，找酒店，对老妈想省钱的各种企图嗤之以鼻。总之，阿慧发现，成年儿女只要一面撒娇示弱，一面简单粗暴地表达爱意，已步入老年的母亲也会乖乖顺从的。

她们先玩贵州，在贵阳的黔灵山公园，见到了满山乱窜的金丝猴。阿慧她们去时，正赶上年轻的志愿者们围成一圈，

给新生的小猴做满月酒。水果与蛋糕是给小猴子和它的伙伴准备的，而一瓶漂亮的果酒最终被志愿者们分饮。见到阿慧妈妈，志愿者们也兴奋地给她倒了半纸杯的酒，并指给她看，小猴的妈妈在哪儿，猴妈有几个兄弟姐妹，而这群猴子中，占山为王的公猴是哪一只。那只公猴正蹲于高处，痛饮一瓶养乐多。志愿者们笑着招呼公猴：“快过来，你丈母娘来了，还不过来行礼。”阿慧妈妈莫名其妙当了那新生小猴的外婆，她并没有生气，反而笑说，乡邻都编排我是家里小猫的猫奶奶，这会儿，居然外孙我也有了，我得把这外孙过满月的场景，多拍些视频，回去给人瞅瞅。

围着黔金丝猴一顿拍摄，多少把母亲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拔了出来。

从贵阳抵达昆明后，阿慧带着母亲，入住朋友早就帮忙预订的民宿，第一天就去了昆明的圆通山动物园。这是一间老动物园了，除了老虎、雪豹、河马、火烈鸟、水獭、浣熊等常规动物品种，最多的就是猕猴。阿慧母亲得意洋洋地对左右游客说：“我女儿才带我从贵阳来，我们在贵州见过的猴子比这个珍贵多了，金丝猴那一毛毛在阳光下是透亮的，它们也聪明，过生日还知道分蛋糕吃。”

她津津乐道，全然不顾左右游客是否关心她的经历。

在昆明，老妈换上了裙子和草帽，她每天早上8点就兴致勃勃地从民宿出发，带着一块砖头那么沉的充电宝，带着她的大屏手机，出门拍摄昆明风景，包括盛开的海洋一般的凌霄花，开屏的孔雀，骁勇的斗鸡，还有卖炭烤青苔的商贩。

阿慧发现，母亲的适应力其实是很强的，她很快就习惯了吃那些压扁烤熟的青苔，也飞快地适应了折耳根做成的蘸水，习惯了将麻辣中还有一股鱼腥味

放弃了探亲机会。直到2016年，我们才去长沙团聚。此次行程，大哥大嫂为我们做了精心准备。那一年大哥大嫂已经退休，但院领导破例让我们参观了学院的科研场所及高精尖的技术设施。当时正值全球第一台电子对撞机成功问世，我们走在校园里顿时平添了自豪感。

大哥大嫂为我们每天忙三顿饭，可口的饭菜一改我们原来对大哥的看法。大哥从小在家很少做饭，印象中他最拿手的只是“青菜烂糊面”。如今每天换的饭菜都有模有样，色香味俱全。

2021年4月，大哥接受了我们在通姊妹的邀请，同意回来小住一段时间。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他提议让他们单独居住，一是便于自己动手，二是随时招待我们。我们安排了一个套房，配备了常用的家电设备和生活用具。大哥大嫂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高兴地和我们相拥。

大哥于2023年6月6日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听到大哥病重的消息，我们立即赶往长沙，不幸的是我们还在路上，长沙就传来了噩耗。万万没有想到，2021年4月份大哥回来，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大哥的不幸离世，留给我们永远的痛。我们和大哥手心相连，彼此关爱；昔日的时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为大哥的一生感到骄傲。



岁月物语 儿时的“康乐棋瘾”

□梅九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上初二时，社会上一度风行打康乐棋，也有的地方称为康乐球，一种类似桌球的游戏。只不过桌球击落的是球，而康乐棋击落的却是象棋子。当然，如今康乐棋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游戏时，双方围着一张长方形的台盘，各执一杆，通过击打公共棋子将对方棋子击入袋孔，谁先全部击落对方棋子，即为胜。每盘费用3分钱，输方支付。

我家邻居很有生意头脑，他抢抓机遇，在老巷邻街开了一间康乐棋室。我学习之余，为让大脑转换频道，也就经常去看热闹，有时手痒痒的，也偶尔一试身手。谁知时间一长，竟然上了瘾，而且几乎沉溺其中，有点类似如今一些小孩的网瘾。

我每天总体上是“三三制”方式过把瘾，放学回家途中一般先要“顺道”去观战片刻，过一下“眼瘾”，然后才肯依依不舍地回家；在做家庭作业过程中，我也是心神不定，经常也要悄悄溜出去，边看边评论，过过“嘴瘾”；匆匆忙忙做完作业，我自认为心安理得，再亲自上阵玩一会，过“手瘾”。父母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只知道作业量很大，担心我复习太累、影响身体，鼓励我出去走走路、透透气、散散心，其实我是去过瘾的。

那时学习任务重，但课堂上我根本听不进老师的讲课，耳边回荡的是康乐棋滑动的声音；一下课，几个同好马上聚拢在一起七嘴八舌，聊的是康乐棋击打技巧以及最近胜负状况；作业多，睡得晚，梦里梦外几乎都是康乐棋。睡眠不实，坐立不安，状态不好，老师看我上课总是走神，而且神情恍惚，经常打哈欠，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她非常关心地找我聊天，以为我青春期有叛逆，反复问我有没遇到什么事，我支支吾吾不敢说，老师要求我放下包袱，集中精力好好学习。

我又何尝不想放下这个包袱呢？但我只要听到康乐棋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异常兴奋，鬼使神差、身不由己地溜进棋室，感觉特别享受。好像这个状态前后持续了两三个月，我很纠结很痛苦，觉得自己像掉进了陷阱，无力自拔，严重困扰了我的身心。我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打康乐棋有胜有负，虽然每次费用只需要3分钱，但作为一个穷学生，平时省吃俭用的零花钱哪里负担得起呀！

痛定思痛，我下定决心不再沉迷于康乐棋，便强迫自己每天在学校晚自习，放学回家故意绕道走，声不听，眼不见，心不烦，手不痒，而且身上不带任何零花钱。大概半个月时间，我终于对康乐棋产生了抗体，成功“戒瘾”，就我而言，也算是彻底摘除了这个制约身心健康、影响正常学习的“大毒瘤”。不过，这件事还是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心理阴影，从此我吸取教训，不敢再随意培养任何兴趣，包括网络游戏、看录像、打麻将等，我担心上瘾，怕自己着迷失控，只能强迫自己不看、不学、不试，导致许多时尚的东西我都没尝试过。

如今老巷已拆除，康乐棋也早已销声匿迹，年少时的这段“戒瘾”经历偶尔也会想起。

红白机，点亮年少时光

□陈晖

我玩红白机的时候，还是个求知欲正旺的初中生，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

这款新式玩意儿，如同一道闪电，在我的生活里“噼里啪啦”炸开成五颜六色的星星点点，让我的年少时光五彩斑斓。

那时，家中有台14寸黑白电视机，说来神奇，就靠一根连接线，两只手柄，居然就玩上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款电子游戏，好奇、惊喜、忐忑、充满挑战，弄堂里的小伙伴们羡慕极了。任天堂红白机的绝妙之处还在于，配一个无线发射器，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坐在床上就可以玩得嗨翻天。

小孩子总是喜欢新鲜感，当这款游戏玩得很熟练，甚至对每一关的程序都能滚瓜烂熟的时候，就感觉乏味了。红白机，美中不足就是一张卡带仅玩一款游戏。若没有新卡更新，也就等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望“机”兴叹。但每一款游戏卡带都价格不菲，为此，我是绞尽脑汁攒零花钱，为玩游戏做贡献。

我希望每次考试成绩都能优秀，就可以理直气壮回家要零花钱，但中奖率很低；我硬着头皮克扣自己的早饭钱，想积少成多。难免有饿得两眼发花、交错作业的时候，那种困只有自己明白；我在娘亲狐疑的目光中，一次次捧着那一堆废品，做贼一样溜回自己的房间。不仅如此，我还捡邻居家的废品，为此，弄堂里那个专门捡废品的老太，每次看到我的眼神都恶狠狠的……总之，我是使出浑身解数，尽其所能地偷偷攒零花钱，为玩游戏做贡献。

那时，在南大街，也就是现在文峰大世界的位置，是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包括紧俏的游戏卡带，尽管多为盗版，那价格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天价。每次攒够了钱，我就到这个摊位买卡带，小伙伴们轮流玩。

玩游戏，还需要时间，我逃过课。当然，哪个老师喜欢我，我就逃哪节课，风险小。但超过三次，必定穿帮，挨训被打难免。小孩子爱玩是天性，只是，逃课的事不敢为之了。

终究因为财力有限，卡带难以满足大众需求。所以，游戏房成了最好的去处。

那时，在离家不远的新桥新村的灰箱南边，开了一家隐藏在居民楼内的游戏机房。老板是一位刚生完小孩的丰腴美妇，房子是一室一厅，非常简陋。游戏房主要就是老板家上的主卧，电视柜上并排放着两台20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在那时，可是大手笔。游戏机一台是原装的红白机，一台是盗版的小霸王。说实话，去了才知道游戏机房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乌烟瘴气，相反，却是相当有序。

空间虽小，甚是热闹，熙熙攘攘，里三层外三层，床上也坐满人，将房间挤得水泄不通。人虽多，并无大声喧哗。

在这里，一般土豪都玩单打，游戏选择面比较广。但更多是玩双打，虽然游戏选择受限制，毕竟费用可以对付，节省开支。在这里，每个位置边，都会凑着好几个小脑袋瓜，弯腰弓背，眼睛全部盯着屏幕。有的小嘴巴里不住嘀咕着，似在加油鼓劲；有的捏紧小拳头，上下挥舞着，恨不得冲上去，能够亲临现场；有的急得抓耳挠腮，直跺脚……毕竟攒多了钱，更多的是忙着抢位置的玩家，非常机敏地东瞧西看，一旦瞅准时机，立马抢坐到位置上。这里就是一个小江湖，有着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玩家。

在这里，按小时收费，但是卡多，百玩不腻，还特别有成就感。菜鸟也好，行家也罢，红白机的乐趣就在于一次次尝试通关的过程，每一款游戏都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卡在关键时刻，无论如何无法通关，那是最伤脑筋，也最具有挑战性的时候，不通关，你永远无法知道故事的结局。用遍无数种方法尝试，直至精疲力竭，终于大获全胜，看到通关后的动画场景，那种乐趣，无与伦比。

忆往昔，那些如同流沙在指缝间悄然流逝的年少时光，还是让人意犹未尽，仿佛昨日星晨，煜煜闪光。